

卷一百四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四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m 1 2 3 4 5 6 7 8 9 10^m 1 2 3 4 5 6 7 8 9 10^m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上

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劫人賊殺人姦在外宄在內汝

作士官理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又

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為此而設

董鼎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此蠻夷猾夏亦以

命臯陶



臣接有虞之世皋陶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為言且蠻夷處邊鄙之外負險阻以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馴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為士而首以是責焉而後及於寇賊姦宄何也蓋人君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必使外而蠻夷不敢亂吾華夏之地內而寇賊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則內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無所梗矣雖然內者外之本也

內無其釁然後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則禁誥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潛消於未然之先遏絕於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後施之以甲兵也此聖人之微意歟

萬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

也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治也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
要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一服為華夏之地外而
要荒二服為夷狄之區而綏服君乎其中則介
乎華夷之間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
內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
內聲明文物之所萃故於此揆其文之教必

然明備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極于荒服千里
之外障塞險阻之所限故於此奮其武之衛必
居然振作脩之而不弛也先儒謂文以治內武
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噫辨之
者所以防之也惟其辨之於微防之於豫此帝
王之世所以中國尊安而無夷狄之禍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
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
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

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句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

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也如此後世為治者往往昧於華夷輕重緩急之辨固有詳於內而忽於外者亦有專事外而不恤其內者又有內與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雖然此非特世主處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載觀虞夏之世立為五服之制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廉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為內治之具又有以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
可以守所以為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
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臣按中國之地南北北東西為遠故禹貢言聖
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
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
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為之限量
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

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潰底于海者也被
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
可至也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是之謂聲軌範
於此而遠者效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
無遠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
被暨及者風聞之神化之教使之聞之而慕之
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
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畀限華處乎
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王畿其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而數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卽禹之甸服納總結銓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卽禹采男之地

周之男服卽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卽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卽禹貢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卽禹貢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卽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卽禹貢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卽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里夷天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道旣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此無他由其不能謹

內外之防而混華夷之俗故也由是以觀則禹
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為當世制也嚴矣其
為後世慮也遠矣文考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
最在外為藩之故以藩為稱後世通謂夷狄為
蕃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
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
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
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

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名安其所也無不

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

策不可施也賈誼疏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

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論以羗胡而居塞內

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

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

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之有書會戎譏

之也

呂祖謙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

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
王道既衰氈毳異類始錯居中國疆上相入蹄輪
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寢不知有華戎之辨矣
春秋書魯公會戎于潛還人心於既迷過夷狄於
方熾涇渭華夷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
天地並歟

臣按胡呂二儒之言灼見聖人作春秋之意所
以嚴華夷之辨萬世王中國者所當鑑戒也胡
氏所引賈誼荀悅江充三論其尤切要而其禍
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款

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為中國
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於內地遂迭起亂華
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盡
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
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於內地一與夷聚
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
域之中襍於編民之內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
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閫何不思之甚
哉蓋人生天地間華夷之俗雖有不同而戀土
之心則一方其內附也未必皆有慕華之心非

迫於不得已夫不肯捐其親屬舍其田里而棄其父祖之塋此也其所以來者非因避不可解之仇讎必是逭不可生之殺戮譬若籠中之禽圈中之虎其處身非不安而所以為之養非不備也苟有可乘之隙可出之機豈肯為人所拘繫哉况喜放縱而惡拘束乃夷狄之本性彼雖有盟誓之言涕洟之語未必皆其血誠斷斷乎貞可信者也雖曰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一視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無義信之中不可以無智不可苟徇於目前必須遠慮乎身後處之必

欲盡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獨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報吾之義焉然則夷狄之內附不可受歟曰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仁者不為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為也既受之矣何以處之曰因其俗而制之順其勢而安之彼之來也為仇讎也在東者則處之於西墜使其勢不相及可也彼之來也為慕華也在左者則處之於右地使其衛吾邊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極其所欲賜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

獨柄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患矣然此所以處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何以處之曰晉之劉石符姚其先世入內地皆在漢魏之世遠者數百年矣及其一旦紛起猶藉上世以號召其徒此前代明鑑也彼自其乃祖乃父慕義來歸歷世已久荷國厚恩非不知感染華雅俗既已久變固無外慕之心亦無內訐之意使中國常承平彼非但無此言亦無此心也不幸一旦板蕩塵空遇有機會轉移之間有興有亡趨避之須有安有危彼或不能不為騎屋極之

計耳不可以久安而僥倖苟且而不為之遠慮也為今之計奈何曰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為姻婭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為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為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為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

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安國曰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來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訖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

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臣按費誓篇首言祖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

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地內也所謂淮夷徐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自昔有一種不閑禮義之人耳在淮者類乎夷故以夷目之在徐者類乎戎故以戎稱之也夫內地小小戎夷春秋猶謹之如此况後世所謂戎夷其地大而人衆往往得志於中國者哉尤當推聖人謹嚴之心審於幾微之始折其萌而

過其端毋使其至於滋蔓而馭致於無可奈何也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曰山戎北狄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耗之地其患有不勝言

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聲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過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

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漸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卽其廬帳刑牲軟血以要之哉

張洽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胡安國曰夷狄相故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成公九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頤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陸淳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脩

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臣按程氏謂王師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然不謂之不可而謂之不能可見王者所以尊嚴而為夷狄之所畏服者其不專在於師旅也必有所以制伏勝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敵者焉然則有天下而主華夷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疆乎

九年秦人曰狄伐晉

胡安國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周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不為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真韃靼其利害昭然可鑒也然則武王之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

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
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
子正各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
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而黃池之會書
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
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
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靜之策失

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
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
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
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欲顛倒冠屨而得天下其
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
者也

臣按胡氏之言備述中國與夷狄共事之害後
世所當深戒者也

於越入吳

胡安國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

及夏盟可謂疆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
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
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
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楚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手長自謂英之敵也而越已
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
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
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臣按胡氏此言非獨可為中國戒亦可以為外

夷侵中國者之戒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陳澧曰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朝見之時擯辭
惟曰子雖或有功之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
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
則稱子也

臣按吳之爵本伯爵也春秋書吳不書曰伯而
書曰子蓋不以本爵與之也禮所謂四夷雖大
皆曰子考於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應鏞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繞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足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考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為王城而臯蠻氏陸渾戎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群舒秦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說者謂自秦以上西北袤而東南

蹙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臣竊以為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惟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疊嶂大荒絕漠地氣既惡人性復擴非復人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為中國輕重焉惟明主寶吾華夏文明之域以死礫視之可也春秋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孔穎達曰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

僖公二十一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蔡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呂祖謙曰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自伊洛而俯視夷狄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隳壞何至遽淪於戎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

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
有由矣曠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
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
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
得不為陸渾之遷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於幾微幾微之際先王
之所謹也故識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近而
察遠自今而知後而善為治者亦必謹著於其
微慮遠於其近防後於其前恐其一旦馴致於
無可奈何之地而無容吾力也被辛有所見者

特其所為者偶似於夷耳非極而習之也而
辛有已預知其必為戎於百年之後矧世之人
明明為胡言祀胡鬼誦胡書行胡俗而又為
胡人之冠服器用襲用之久而至於相忘雖朝
廷之上輦轂之下學校之中恬然由之而不疑
群然用之而不恠其為戎也豈在百年後乎
聖人在天子之位承帝王之統主華夏之地所當
痛加禁革者也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為家內而中國其堂奧也外

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則夷狄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內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國尊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四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下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既管仲五刑其被髮左衽衽衣矣

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金履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臣據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其功蓋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